桃花灼灼

（外一首）

黄伟兴

桃树生出一阵深红浅红
春风刚好漫过石阶
将树下的发簪
轻轻放在远处的石阶上

我们在桃花下奔跑
泥土发出新芽的声响
水里的鸭子漾起碧波
满城的桃花正托起
蓝蓝一片的四月晴空

书中夹着一片桃花瓣
那是十年前收藏的春雨
霓虹蚕食春夜月光时
几粒桃核在抽屉深处
叩响旧时光的木纹门环

陶罐封存着未启的甜酒
在今天清晨突然苏醒
门外的芬芳泛起绿意
就像那年我们在桃树下
看一次桃花灼灼

牡丹花开的日子

薄雾漫过栅栏时
白是垂落的云絮
红是凝固的火焰
粉霞跃过石阶
艳丽生机从大地袅袅升起

圆盘盛满露水酿的酒
骨朵裹着月光的茧
双色花瓣在枝头交换心事
像蝴蝶摆动的翅尖

蜜蜂驮着金粉写诗
快门声惊醒了沉睡的香气
我忽然变成其中一朵
春色外衣在风里舒展成帆

当整座园子开始摇晃
暗香织就的网兜住所有时间
而牡丹端坐枝头
将一座城市的春天
别在层层叠叠的鬓角上

新绿

陈毅清

露珠从枝头滑落的时候
东方的天空还未破晓
柔嫩的草芽，被露珠吸引
赶在黎明前破土

春风只是轻轻掠过
却像喝下了催长素
绿的海洋一下子
由东往西铺洒，占领每一寸土地

我迎着晨晖
站在春天的正中央
即将成为一颗绿宝石

春日思

落尘

春光里
万物鲜活
你随阳光欢舞
曲水流觞处
幽情徐徐流淌
瑰丽诗篇
暖透我前世今生的寒凉

惠风和畅
群贤毕至
微醺的笑意在指尖流转
一觞一咏间
挑起美妙讯息
催发一世轮回
终要蓬勃生长的绿

溪流激湍
映带左右
一词一令
在水面铺开
俯仰之间
流年往事在灰白底版上
悄然隐去
临文嗟悼
亦喜亦悲

我破译春的密码
怀抱赞美
还原曾经一段段情节
临风怀古
葱茏着先贤的诗行

五绝·踏青

张卫东

岸畔春风柳，
园中淡月花。
清香欢草木，
醉舞伴烟霞。

外婆的针线篓

聂难

春日的微风，裹挟着蓬勃的生机，从半敞的窗户悠悠飘入，轻柔地摩挲着面庞，恰似外婆那满是褶皱却无比温暖的手。晌午的日光，褪去了冬日的凛冽，带着融融暖意，恰似灵动的金蝶，在屋内欢快地舞动，最终在房间的角落栖落，在那儿，一个陈旧的针线篓静静搁置着。

刹那间，时光仿若倒转，往昔的记忆如潮水般汹涌袭来。儿时的我，仿若一只欢快的雏燕，整日粘在外婆身旁。而这个针线篓，是外婆生活中形影不离的挚友，更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温暖的所在。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外婆的针线篓宛如一个神奇的百宝囊，装满了生活的琐碎与温情。

轻轻揭开针线篓那略显破旧的盖子，一股淡淡的樟脑丸气息混杂着岁月的味道扑鼻而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用碎花布精心缝就的针线包，上面的针脚细密整齐，每一针每一线都饱含着外婆的心血。打开针线包，粗细各异的缝衣针整齐插在蓝绒布上，像一群待命出征的士兵。旁边，几卷色彩缤纷的缝衣线排列着，红的似燃烧的春日繁花，蓝的如澄澈的晴空，绿的若鲜嫩的春草，那些色彩仿若外婆用生活的颜料亲手调和，即便历经时光打磨，依旧明艳动人。每一卷线，都曾在外婆灵巧的指尖穿梭，缝补着生活的缝隙。

针线篓里，还有一把小巧的剪刀，刀刃虽不再锐利，却闪烁着岁月磨砺的光泽。这把剪刀，见证了无数个日夜，陪伴外婆裁剪出一件件合身的衣衫，为我们的生活添上一抹别样的色彩。软尺安静地躺在一旁，它那微微泛黄的刻度，记录着岁月的变迁与家人的成长。小时候，每当外婆要为我做新衣裳，总会拿着软尺，在我身上小心地量来量去，口中念叨着各种尺寸，那专注认真的神情，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心底。

夹在一本旧日历里的绣花稿，是外婆针线篓里的又一珍宝。那些绣花稿，有的是外婆亲手绘制，图案质朴而灵动，有娇艳的春花、轻盈的春燕，还有寓意美好的如意纹，每一幅绣花稿都承载着外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热爱。记得有一回，外婆为我绣了一个带有小兔子图案的手帕，小兔子活灵活现，仿佛下一秒就要从手帕上蹦出来。我拿着手帕，爱不释手，逢人便炫耀，那是外婆给予我的独一无二的爱。

花花绿绿的碎补丁布，如同一块块五彩的拼图，拼凑出童年的回忆。在那个衣服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年代，外婆总能用这些碎补丁布，巧妙地将破损的衣服变得崭新如初。她会依据衣服破损的形状和位置，挑选合适的补丁布，再用细密的针脚，将补丁与衣服完美融合。那些补丁，不再是衣服上的瑕疵，反倒成了独特的装饰，让每一件衣服都有了自己的故事。

装着樟脑球的纱布包，默默守护着针线篓里的宝贝，不让它们遭受虫蛀。未完工的鞋底，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针脚，每一针都凝聚着外婆对家人的关怀。外婆做的鞋底，结实又舒适，穿上它，走路都格外稳当。还有那些未缝补的旧衣褂子，静静地躺在针线篓里，仿佛在诉说往昔的故事。

小时候，每当春日的黄昏降临，外婆总会坐在昏黄的灯光下，脚边放着那个针线篓，开始她的“劳作”。我则依偎在外婆身旁，看着她熟练地穿针引线，灯光将外婆的身影拉得长长的，投在墙上，宛如一幅温馨的剪影。外婆一边缝补衣服，一边给我讲着古老的故事，那些故事，像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童年的天空。

随着时光流转，我渐渐长大，去远方求学、工作。外婆的针线篓，也渐渐淡出我的视线。直到有一天，母亲打来电话，说外婆病重，我匆忙赶回家，在那个熟悉的房间里，又看到了那个针线篓，它依旧静静放在那里，只是落满灰尘，仿佛在等待主人的再次触碰。

外婆终究还是离开了我们，她的离去如同一道无法言说的伤痛，深深刺痛我的心。自那以后，回忆的线索似乎越来越少，我像个迷失在黑暗中的孩子，努力在记忆的海洋里打捞与外婆有关的片段。而这个针线篓，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记忆的大门，让我再次感受到外婆那浓浓的爱意。

如今，每当我看到这个针线篓，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它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物件，更是外婆留给我的珍贵遗产，承载着我童年的欢笑与泪水，承载着外婆对家人无尽的关爱。我会将它悉心珍藏，让这份爱，在岁月的长河中永远延续。

春芳

摄影

（李昊天）

长河

文艺副刊

（第612期）

这个时节

雷长江

这个时节，黎明来得早，常常在睡眠中，太阳就透过白色的窗纱，轻敲昨夜的酣梦。

这个时节，暮色褪得晚，夕阳似乎也恋着这春意浓浓的景色，不愿去山那边静候夜的来临。

这个时节，桃花、杏花、梨花纷纷飘落，只留下一缕暗香，随舞动的花瓣潜入湿润的土地，温馨着花朵的梦。

这个时节，小草聚集在一起，变成一块块毛茸茸的绿色的地毯，上面零星地开着白色的、黄色的野花，特像一幅凝重的油画。

这个时节，杨树、柳树已成绿荫，那舒展着的片片绿叶泛着亮光，在和风细雨中诉说着清新怡然。

这个时节，小河灵动，波光粼粼地流向远方。小鱼小虾和小蝌蚪是河水中的精灵，它们畅快地在光滑的鹅卵石和浅绿色的水草之间嬉戏，舒适地享受着阳光。生命在此时是自由的，是快乐的，又都是幸福。

这个时节，山野有了生气，远山萦绕着雾霭，原野镶嵌着绿色的飘带，那是春天带给大地的云彩。那些纵横交错的田垄间，刚出土的禾苗隐隐约约形成了一道道绿线，那是种子的希望，那是种子的心愿。生活在此时是向上的，向暖的，又都是力量。

这个时节，阳光明媚如花，绿荫宁静淡雅，田野生机勃勃，青山更青，蓝天更蓝，一切清晰若然。春阳馨梦，梦里水乡，浓浓淡淡的都是向往。长日欣喜，时光与你，热烈启航，藏于茫茫春日间，愿你只争朝夕，不负韶华。

这个时节，偶尔也有小雨淅淅沥沥飘洒，撑一把油纸伞，走在光洁的石板路上，静静地看一丛丛丁香开起轻轻的紫色的愁怨，默默地吮吸着那浓烈的紫色的芳香。抬起头，山清水秀的感觉跃然浮于胸中，想起杜甫的《春夜喜雨》，感受久违的岁月情怀。

这个时节，春天的色彩与芳菲已经渐渐明丽起来，夏天的丰饶与繁茂还没有形成。在这驿动的季节里，心也是驿动的，生命的律动衍生出一曲美妙的和弦，静静听，慢慢想，等待着成熟，等待着辉煌，等待着丰收的梦幻恣意地点染远方。

●小小说

妈妈的背影

王继琼

暮色像掺了水的墨汁，在教室玻璃窗上洇开。夏夏把冻僵的手指缩进校服袖口，看着讲台上方挂钟的指针即将指向6点。最后一班校车早开走了，她又得步行40分钟回家。

校服口袋里的手机突然振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妈妈”两个字。夏夏盯着那个名字足足看了3秒，直到振动停止。这是本周第3次了，妈妈说要来接她放学，却总是被突如其来的加班打乱。

寒气顺着领口往脖子里钻，夏夏把围巾又绕紧一圈。路过校门口的奶茶店时，她看见几个女生捧着热饮说笑，睫毛上结着细小的冰晶。橱窗映出她孤单的身影，深灰色羽绒服裹得像只笨拙的企鹅——这是妈妈去年买的，说耐脏。

转过街角，夏夏突然停住脚步。前方50米处，一个裹着深蓝色羽绒服的人，正弯腰钻进电动三轮车。车斗里堆着鼓鼓囊囊的蛇皮袋，后视镜上挂着的平安符在暮色中晃荡——那是她亲手编的中国结，这个人是妈妈。

轮胎碾过积雪的咯吱声格外清晰。夏夏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运动鞋踩在结冰的路面上直打滑。三轮车穿过两个红绿灯，拐进物流园锈迹斑斑的铁门。她躲在电线杆后，看着那个深蓝色身影跳下车，羽绒服下摆沾着大片污渍。

“王姐，今天有30吨冻货要入库。”穿橙色工装的男人递来登记本，“3号库零下10℃，你手套太薄了。”

“没事，我戴两副。”妈妈摘掉褪色的毛线手套，露出指关节处的冻疮。接着，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副洗得发白的劳保手套套上，蓝色橡胶表面裂开了细小的纹路。

夏夏贴着仓库外墙挪动，冷风卷着冰碴子往领口里钻。透过结霜的玻璃窗，她看见妈妈正弓着腰搬运纸箱。白色寒气从她张开的嘴里喷出，在睫毛上凝成冰珠。那些纸箱看起来比讲台还高，妈妈得踮起脚才能把最上面的箱子搬下来。

“王桂芳！”穿工装的男人突然吼了一嗓子：“说过多少次不能徒手碰金属货架！上个月老李的手掌粘掉层皮，你忘啦？”

妈妈踉跄着后退两步，蓝色手套在冷库照明灯下泛着诡异的光。她把手套在工裤上蹭了蹭，又去搬另一个箱子。这次她学乖了，先往掌心呵了口气，才握住货架的边缘。

“你说这大姐图啥？”两个搬运工从夏夏藏身的窗前经过，“白天在纺织厂缝纫，下班来这儿扛大包，夜里还接糊纸盒的零活。”

“听说她闺女学画画，颜料纸笔烧钱着呢。上周见她蹲在废品站挑彩纸，说是给孩子当草稿纸……”

夏夏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她想起上周撕掉的那叠彩纸，妈妈半夜带回家时头发上还沾着碎纸屑。当时自己怎么说的？“这种垃圾也往家捡？同学都用进口素描本！”彩纸被摔在地上时，妈妈弯腰去捡的背影，和此刻冷库里佝偻的剪影重叠在了一起。

暮色更浓了，物流园的探照灯骤然亮起。妈妈搬完最后一箱货，扶墙角慢慢直起身。她摘下手套往兜里塞时，一沓边角料彩纸从口袋里滑落，纷纷扬扬，像折断的蝴蝶翅膀。

夏夏突然冲了出去，运动鞋踩在结冰路面上发出脆响，惊飞了电线上的麻雀。妈妈转身的瞬间，她看清了那张冻得发紫的脸，还有围巾缝隙里露出的、结着白霜的鬓角。

“妈！”少女的喊声带着哭腔，在冬日暮色里显得格外响亮。妈妈手忙脚乱地去捡散落的彩纸，深蓝色羽绒服在探照灯下泛起一层毛茸茸的光晕。这个背影，此刻显得无比高大，比任何素描本上的线条都更加清晰、更加深刻。

清明湖畔遐思

安泰

清明是中华民族一个游春、踏青和祭奠先人的传统节日。古人云：“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一层意思是依据千百年来的科学总结，描述了清明时节的天象气候，一层意思是通过写景抒情，道出了怀念故人、慎终追远的心境。

今年的清明，乌海湖畔没有下雨。虽然没下雨，但难得老天眷顾，天气却是出奇得好，前几日还在肆虐的沙尘不见了，乌海湖露出了美丽的笑容，甘德尔山峰也尽显真容。山上山下，风和日丽，春意盎然，湖面碧波荡漾，鱼翔浅底，红嘴鸥翩翩起舞，堤坝上的杨柳吐着嫩绿，滨河大道上红桃花、白杏花也都纷纷绽放着妩媚的笑脸。在这样一个游春踏青的好日子，熙熙攘攘的游客纷至沓来，与飞舞的红嘴鸥亲密互动，相互倾诉着欢快喜悦的心情，赏花、观景，放松心情，乐在其中。

当然，这只是游春、踏青、观鸟、赏花的一幅“清明上湖图”。另外一幅图景，就是“清明上山图”了。我7点多起床，备好祭品，驾车赶赴甘德尔陵园，一路上车水马龙，首尾相接，拥挤堵塞，心情虽然焦急，但沿途乌海湖畔游春、踏青、观鸟、赏花的盛景，倒是让自己大开眼界，留下了深刻而难得的印象，稍稍平复了追思哀伤的悲怆心情。到了陵园，找到母亲的墓碑，洒水净扫、敬上贡品、点燃香烛、敬酒磕头、祈福祈愿。祭奠事毕，下得山来，已是中午时分，返程自然还是车辆川流不息，速度迟缓，在乌海湖畔的大道上又当了一回游春、踏青、观鸟、赏花的游客。

“清明上湖图”和“清明上山图”的对比，让我一路上又生出许多感悟，想起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那是清朝《汤子遗书》里的一句话：“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大致意思是说：人不同于草木，是有感情的，容易为情感所打动，不像草木那样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是啊，草木是不会祭奠它们先祖的，哪一种草木有自己的陵园？哪一种草木祭奠过自己的先祖？而那些盛极而衰的桃花和杏花，也一样“花自飘零水自流”，最终也不知归葬何处，今年盛开的花朵祭奠过去年飘落的花朵吗？当然没有，人世间，知道花葬何处的可能只有林黛玉了，林妹妹曾经安葬过鲜花，也曾悲痛欲绝地作过葬花词：“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愿侬此日生双翼，随花飞到天尽头。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道尽了人间的世态炎凉和悲欢离合。而乌海湖畔飞舞的红嘴鸥，虽然也是有生命的，但缺乏人类丰富的情感。它们故去的父母，乃至父母的父母，现在究竟安葬在何处？它们知道吗？给立过碑吗？给扫过墓吗？给上过香吗？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确实是比草木和红嘴鸥更有记忆、更有感情、更懂感恩的生命。

但是，我转念又想，对草木花鸟这样的理解和认识，似乎过于无情和苛刻。我们也许不能只用人类思维简单地评述它们的生命、感情和价值，应该放在人类与草木花鸟生命共同体的自然架构的宏大世界里，来观察、审视、思考与评价。您看，繁茂的草木，盛开的花朵，春去秋来的红嘴鸥，在清明时节，给游春、踏青带来了这么多的欢乐和喜悦，谁能说它们是没有情感和灵性的呢？草木的一岁一枯荣，花朵的一季一绽放，不就是一种自然表达的形式，是对生命生生不息的追思和礼赞吗？北方的北方，应该是红嘴鸥的故乡，是先祖们生活过的地方；南方的南方，应该是红嘴鸥的归宿，春来秋去，南来北往，也许就是它们对生命的一种记忆，也是慎终追远的一种方式。

这样想来，确实不能轻易地去说草木以及花鸟是没有情感的，反倒觉得，它们确实和人类一样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有灵性的、都是有感情的。每年清明时节，红嘴鸥能够在乌海湖畔栖落休息，乌海湖畔草木繁茂，长河两岸鲜花盛开，都是大自然对我们这些懂得祭奠先人、慎终追远的人类的一种恩赏和抚慰！因此，我们应该更好地去爱护草木以及鸟儿，让甘德尔山更青，让乌海湖水更清，让桃花杏花更加芬芳，让一草一木更加繁盛，让红嘴鸥红唇更加鲜红，舞姿更加翩跹！

春天的行板

乔金敏

我在一幅画里穿行
像一尾鱼依青山、傍碧水
我走，蝴蝶飞；我跑，喜鹊叫
还没来及洇染
就被桃花、梨花陶醉了

我在一部曲里沉醉
像十只鸟儿在大地的指尖啁啾
百灵、云雀、夜莺……
笛子、箫，无一不是和声
无一不是春天的血液汩汩

我在一首诗里呼吸
身穿紫色燕尾服
我采风，蜜蜂采蜜
蜜蜂写下大自然最甜的诗
我写下旷野最土的诗